

特别的娃娃们需要特别的爱 同伴交流坊“抱团养娃”

本周末，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的“同伴交流工作坊”又要开张了！据了解，这是该中心甘雨公益服务站的一个新项目，将为残障儿童家庭提供“抱团养娃”的支持。



图为老师示范游戏环节。

现场互动，让家长们敞开心扉

最近，“同伴交流工作坊”已连着两个周六为残障儿童家长提供交流。从发育迟缓的儿童到自闭症孩子，每一期的主题都按照孩子的残障类型邀请不同的家长前来交流。每次的开场环节，为了消除家长们的陌生感，主办方的破冰游戏设计得很有意思。首先是给自己取个特别的名字，并说一说为什么。家长们很快沉浸其中，我叫“天天”，希望孩子天天进步；我叫“橙子”，这是孩子最喜欢的水果；我是“蜗牛”，希望牵着自闭症的娃一起慢慢走，静待花开。家长们起的名字五花八门，既尊重了隐私，也能从中了解他们的心境。

而接下来的“我们都一样”环节，则要离开座位四下找朋友，寻找别人和自

己的共同处。“都穿灰色的衣服，都坐地铁来这里参加活动，都喜欢喝咖啡”，在规定的时间内，有的家长找出了20多处共同点。在活动中，大家彼此增加了了解。而“取长补短 团队互助”环节则需要家长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人眼睛看不见，一人只能单腿走，在彼此合作中，捡到地上的水果，并猜出其品种，让人明白每个人都有缺陷，而互助能让人达成目标。

这些互动，是特意为家长们设计的。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中的许多人平时默默为孩子的残疾伤心落泪，不愿面对外界，工作坊努力让他们寻找到释放压力的途径。

曾经遭遇的痛，终于可以诉说

工作坊活动的重头戏是家长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叶子”曾在自闭症行业工作过，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是自闭症。“孩子是难产，在保温箱中住了好几天”，“叶子”分享说，虽然孩子七八个月时互动性不错，但后来带孩子去早教，发现孩子根本不听指挥，再仔细观察，发现他看电视时不聚焦，喊他经常不应答，也不说话。她敏感地觉得不对，去医院诊断说有自闭症倾向。“婆婆生重病，家人没有能帮忙”，“叶子”自己带着孩子做一对一的个训，但没有设备，常常感到崩溃，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那时，

孩子从1数到10整整学了一年，诸多无奈，她不愿和同事、同学沟通，一直自我逃避，总觉得自己很倒霉，甚至有了轻微的抑郁倾向。

“别人的孩子都会跳跃，我家的孩子却跳不起来，也不会原地踏步”、“别人的孩子刷牙会吐出漱口水，我的孩子却只会咽下口水”，家长们各自分享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艰难历程，讲到难过的地方，都会相视对望，原来都曾有过同样的痛苦。“很少遇到这么多的同道人”，现场的“蜗牛”表示，在这里突然感觉很释然。

只为他们提供一个互相支持的平台

“带孩子出去，经常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说这孩子是个傻子”，妈妈“茉莉”有时也很无奈。但爸爸“足球”却认为，不要在乎面子，孩子只有进入社会，才能接触更多的语言，有利于其开口。数字对自闭症孩子来说，往往很难理解。妈妈“天天”支了个招，尽量让孩子在场景中学习知识。她家在7楼，每次和孩子一起上楼时，就会数一楼、二楼、三楼，慢慢地，孩子就明白了数字的含义。学说“蛋糕”，会让孩子去闻一闻、尝一尝，慢慢让孩子在词语和实物之间建立联系。孩子不爱说话，她会在游戏中激发语言。比如在玩秋千正嗨时，故意停下来，不爱说话的孩子一着急，就会说，“妈妈

推我”，主动开口。在分享中，家长们彼此介绍自己的好经验，彼此打气。

“我们这个工作坊主要让家长们的能够在家庭、孩子和自己之间找到平衡”，无锡市特殊需要儿童早期干预中心的主任朱一敏介绍，他们之前的甘雨公益服务站都是单向为家长做培训，在实践过程中发现，有些家长会沮丧或退缩，而家长之间的沟通更能激发原动力，于是建起这个以家长间交流为主的工作坊“抱团养娃”。他们在每期活动后，都会建立一个专属的微信群，希望通过家长和老师的合作，一起积极帮助孩子康复，接纳孩子的残障，建立起生活的信心。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跨越700多公里暖心服务 民警为伤残人士上门办身份证

本报讯 居住在武汉的张先生是一名行动不便的伤残人士，此前一直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昨天，惠山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和洛社派出所的民警带着为他上门采集的信息，从武汉赶回无锡。这张二代身份证制作完成后，将跨越700多公里快递到张先生手上。

如今身份证办理已经实现全国通办，武汉的张先生为何要求助无锡警方，为什么不能在当地申请异地办理呢？经过与张先生联系核实，无锡民警发现他的情况极为特殊。张先生今年53岁，上世纪90年代他大学毕业后只身在无锡工作，户口落到了洛社地区一家企业的集体户中。不想1995年因项目施工发生意外，导致高位截瘫，身心受创的张先生只能回到湖北老家。张先生的户口一直没有迁回老家，在无锡属于空挂

户。当年全国集中分批换发二代身份证时，民警给空挂户发了通知。因为出行不便等种种因素，张先生错过了二代身份证办理。

这次，张先生想在武汉当地申请办理残疾证，领取相关的伤残补助，但他与家人咨询了多个部门，发现自己手里持有的一代身份证已经失效，无法办理残疾证相关手续。当地警方帮他查询和尝试后，也表示无法解决身份证换证问题。“一代身份证上的照片太过久远，而且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信息，张先生从来没有办过二代证，相关信息是缺失的，需要户籍所在地民警核实身份情况。”接到求助后，无锡警方开通绿色通道，并前往武汉，为张先生提供身份信息核对、照片拍摄、指纹采集等上门办证服务，帮助张先生解决了一个难题。

（念楼）

网络主播也来“讨薪”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大家似乎都认为网络主播是一项名利双收的职业，但事实上，这一行也不容易。近日，无锡仲裁委审理了一起主播“讨薪”案件。

小景在自媒体平台上是拥有50万粉丝的“网红”，很快被一家传媒公司相中成为网络主播。前年1月，小景与传媒公司签订了三年期的《独家演艺经纪协议》，传媒公司为小景进行演艺活动的包装及推广，同时要求小景在约定的自媒体直播平台上进行网络直播，规定了每月上传视频的数量以及直播总时长。小景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刚开始的几个月中，双方合作愉快。但是从2020年9月起，小景就一直没拿到传媒公司的报酬。多次讨要未果后，小景将传媒公司告至无锡仲裁委，要求传媒公司支付拖欠的报酬18万余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接到仲裁委通知后，传媒公司承认自己确实未支付小景的直播报酬，但理由是合同在事实上已经终止，小景与公司其他投资人曾商定不用支付报酬。同时，传媒公司还提出了反诉，拿出了当初双方签订的《独家

演艺经纪协议》作为证据。记者了解到，根据协议，合作期限内小景应保证每月发布的视频数量不低于12个，否则将赔偿公司违约金，但其有9个月未达到规定数量。此外，在合作期间，小景不能未经公司同意在其他相类似的直播平台、网站进行直播，否则同样需要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传媒公司要求小景赔偿19万元，并支付本次律师费支出5000元。

无锡仲裁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虽然小景在部分月数的视频发布量未达到规定数量，但总直播次数已经达到一年以上的数量。而传媒公司从前年9月开始就没有支付报酬，虽然公司认为已跟小景终止了协议，但并未得到小景的认可，且小景直至去年7月仍在开播，所以也不应认定小景存在违约行为。至于传媒公司主张小景在其他平台从事直播行业的情形，并没有证据来证实。

在无锡仲裁委的主持下，小景与传媒公司达成协议，解除之前签订的协议，传媒公司向小景支付报酬35000元。当日，传媒公司一次性履行了付款义务，小景撤回仲裁申请。（甄泽）